



艺术品鉴赏平台
艺术家推介平台
关注

现代快报
A20、A21
2012.11.17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一诺
美编 王莺燕 组版 竺巍

“笔走龙蛇，彩墨墨章——
聂危谷彩墨艺术展”

时间：11月17日（星期六）
开幕式：11月17日 15:00
地点：南京奥体中心北门
进入右拐第16号柱更新艺术馆。
(停车位方便以待,或乘地铁2号线至奥体东门出,步行5分钟,地铁1号线出步行15分钟)
(开幕式当天下午随赠专题画册)



聂危谷,1957年4月生于扬州。南京大学美术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中国画与美术史论方向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兼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江苏省美协省直分会副会长,江苏省国画院特聘研究员,江苏省文化促进会理事,南京博物院特邀研究员。先后攻读于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1998年获得博士学位。获省厅以上美术创作及学术论文奖8次。中国画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画展;并入选2007年“中国百家金陵”中国画展;2008“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获得2008年度、2011年度“全国中国画展”优秀奖。

跳跃在宣纸上的华尔兹

——聂危谷的都市彩墨画展观感

□何家英(中国美协副主席、国画家)

去年9月,我在南京参加“百家金陵”作品评审,应周京新院长之邀,与何加林兄同赴江苏省国画院所在地——山林清幽的四明山庄小憩,适逢聂危谷的彩墨画展正在画院展出。步入展厅,印入眼帘的是一幅幅表现金碧辉煌欧洲教堂和宫殿的彩墨画。如此的恢宏,如此的丰富,如此的灿烂,谁会想到这是画在宣纸上的?

我们太习惯于用继承与创新思维去看待中国画作品了,似乎画在宣纸上的画就要遵循中国画的笔墨规律。如果是以中国画的传统笔墨要求,谁有可能画出这么灿烂的作品呢?其根本的问题在于,惯性思维总以为生宣纸根本无法承受这么丰富的颜色。所以,我常常看到中国画家们总是把颜色过滤掉,试图用水墨表现丰富多彩的世界,然而却不能使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确实是丰富多彩的。这未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与无奈。即便有用色彩的也是淡彩偏多;有赋色偏重的,也常常表现得俗不可耐。生宣纸真的就只能停留在水墨和淡彩吗?看到聂危谷的画,这个定论被彻底地打破了!他那印象派一般的色彩竟在生宣纸上挥洒得淋漓尽致,印象也就在这淋漓地挥洒中行化为书写性的意象,亦中亦西,圆融无碍。聂危谷借鉴于印象派而又升华为意象表现的作品令我陶醉!我很想与作者交流创作心得,并想购藏其中两幅画作,遗憾的是当时画院同仁与画家联系不上。于是只得细心品读,与作品单独对话了。

真的令我感动,聂危谷以全新的艺术理念、全新的审美视角、全新的表现手段开创了全新的独特面貌。20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中西绘画优势互补提升了中国画的表现能力。在继承古法的同时,现代中国画家尝试了诸多古人未曾想见的画法,但留给当今中国画家再探索的空间仍然不小。聂危谷善于瞬间感受把握整体视觉印象,统领纷繁的建筑结构与雕镂满眼的纹饰,并巧妙利用生宣纸遇墨渗化之氤氲与积色之硬痕,写出既有婉约朦胧韵致,又有坚韧阳刚骨力的墨色趣味,生成了刚柔相济的视觉效果,恰到好处地为东西方建筑营造别具一格的意象美。他笔下的古建筑,尤其是哥特式、巴洛克、洛可可之类繁花似锦般的教堂和宫殿,都在其挥

洒自如的写照中,获得了丰富多彩而又浑然一体的表现。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具有相当大的难度,不仅需要画家具有敏锐的感受力,还必须拥有妙合于对象的表现方法。如果说美国的波洛克挥洒出的是漫无节制的抽象图像,而聂危谷却是在造型的约束下自由地跳跃,则更能体现出作者那超凡的胆略和控制力。

这类建筑题材,如果采用工笔画法,难免拘泥于结构细节而失之于刻板;采用写意画法者,又往往大而化之而流于空疏。聂危谷的建筑画法则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品质。他把纷繁复杂的建筑结构以杂而不乱的草书笔法写就,金碧辉煌的建筑色调则由流光溢彩的色线汇成。密集的线条与丰富的色彩合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绘画语言,与我们实际亲历中外历史建

筑留在脑海中的印象处于似与不似之间。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既赋予欣赏者与建筑形象相印证的亲近感,同时又予人充分发挥自由想象的陌生感。想必正因陌生感的存在,才使得其作品拥有了某种扑朔迷离的魅力而耐人寻味。他抛开所有的观念、所有的束缚、所有的成法,超越一切,又巧妙地容纳着一切,以他综合的人文修养与才华,尽情地舞动着他那灵性的舞步,当我们不再沉迷于某些可衡量的技巧时,却可直接感受着他所表现出的那种意境下精神的升华,体验着作者的内心对人类文明的那份感动!我蓦然看到的是一曲又一曲跳跃在宣纸上的华尔兹。

值其新作展与新画册面世前夕,我欣然写出以上感想,祝愿他的艺术创作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



《冬雪萨尔茨堡》



《流金岁月》



《永恒召唤》



《沉思录》



《圣索菲亚赞歌》



《圣礼》

色墨交响中的灿烂乐章

——聂危谷的都市新水墨

□贾方舟(批评家、策展人)

聂危谷以建筑为主题的水墨画是中国传统山水画发展到当代的一个具有突破性的案例。这条发展线索可以概括为:从集笔墨之大成的黄宾虹到飞笔走线的范扬,再到彩墨墨章的聂危谷。

聂危谷的画首先让我想到的是莫奈几幅画于不同时段和不同光线下的教堂。但聂危谷笔下的东西方建筑与莫奈所画教堂不同的是,它更自由、更具主观化的特征。当聂危谷把西方的色彩观念移植到水墨中时,我们看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奇异景象。尽管自林风眠以来,不断有水墨画家在进行色墨交融的尝试和探索,但真正在水墨这一特殊材料中体现出色彩魅力者还不多见。聂危谷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色彩语言在水墨领域中所具有的全新的可能性。我在水墨画中还很少看到过如此富有魅力的色彩语言,如此的丰富,如此的斑驳与斑斓,如此的辉煌与灿烂。那种对附属于建筑的光与色淋漓尽致表达,让我们对水墨画的色彩语言刮目相看。

聂危谷在色彩语言上的成功与他题材的选择有关。过去的山水画,亭台楼阁只是作为山水的点缀,很少把建筑物作为主体来描绘。而聂危谷则把作为主体的山水舍弃,将建筑物提取出来作为绘画的主体加以表现。建筑物作为人造的第二自然,是人类用水、石或钢筋混凝土为自己书写的宏大的视觉文化史。由建筑物构成的城市如同一部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展开的书,记载着人类一代又一代人的光荣和梦想。因此,建筑被看做是“人类峰巛性的艺术成就”。它成为一个地域、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群体人格的象征。正是建筑的这种精神性内

涵,赋予了画家再表现的巨大空间和再创造的巨大价值。

在聂危谷的画中,宫殿、教堂、佛塔、门楼以及巨大的内部空间的豪华装饰都成为他浓郁的表现兴趣所在。面对这样全新的表现领域,如何表现便成为最富挑战性的课题,而这种“挑战性”也正好为他在语言上的突破找到了契机。他用参差的笔线、流淌的色彩,恰到好处地表现出这些建筑或建筑的各自独特的结构感、生命气息和精神指向。同时,也尽最大可能地发挥了水墨这一独特媒介的表现性优势,创造性地将色与墨融汇得天衣无缝,既保留了水墨淋漓的原有特质,又延伸了水墨拥有丰富感性特征的现代性一面。

我曾以《水墨与都市》为题表达这样的观点:在都市化进程中,水墨与都市的关系,首先应该反映的是水墨画家与他的生存现实和文化环境所发生的联系及其影响。都市水墨应该是对人类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由此而产生的新的文化类型的思考和回应。因此,都市水墨应该是传统水墨的一种现代方式,应该具有都市人文内涵和都市人的形式趣味,并与都市文化相匹配的一种新的文化类型。

聂危谷那些“色墨交响中的灿烂乐章”,为我们提供的正是这样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个案——拥有深厚都市人文内涵和鲜明都市形式趣味,同时凸显出个人原创特质的水墨现代方式。他那充满着生命力量的作品令我感动不已;更重要的是,他以不同凡响的色墨交融的创造,让我们对中国画可持续性发展的空间再次拥有了充足的信心。



《西江月》



《莲花祥云》



《甘露润乾坤》



《禅意》